

杨浦记忆

五角场的碉堡

■ 华强文

五彩缤纷、游人如织的五角场，如今是上海十大商业中心之一。五角场环岛，成为下沉式广场，每当夜幕降临，广场上方的彩蛋大放异彩。有点难以想象，30多年前，五角场环岛及黄兴路还矗立着两座坚固无比的钢筋混凝土碉堡呢。

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，日军占领了五角场的两个角，建造了两座大

楼，据说是宪兵司令部和防空司令部，五角场成为军事重地。日军在五角场及其周边建造了若干碉堡，这些碉堡因为妨碍交通等原因，在解放后陆续拆除。但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五角场的两座碉堡当时没有拆除。

我于上世纪80年代初入职位于五角场的空军政治学院，亲眼见到这两座碉堡，一座在环岛中心，一座在黄兴路与环岛交界的路口。每座碉堡有十几个平方米，差不多一个房间

大小，环岛的那座碉堡比黄兴路的碉堡略大。

碉堡门当然已被封，但有三四个射击口，开始没有封，因为不断有人往里面扔垃圾，后来射击口也封了。从射击口看，碉堡的厚度至少有25厘米，一般枪炮弹对它无可奈何，露出地面的碉堡只有一人多高，从射击口往里看，碉堡有一半下沉地下，容纳五六个人没有问题。

犹记那些炎热的夏季，我与孩子出来散步，有时就爬到碉堡上纳凉，观看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辆和行人。碉堡是哪一年拆的，我已经没有印象。可惜的是，与碉堡曾经如此密切接触，竟然没有留下一张照片。

世相百态

微信里的故人

■ 余建民文

冬至，祭奠亲人，怀念故人，这其中就有微信里的故人。

忽然想起微信里的故人是缘于前两天，我在群里想艾特某人谈件事，在群员列表中查找时，无意间翻看到已故之友的头像，瞬时悲从中来。老朋友的音容笑貌，以及相处期间的点点滴滴浮现在眼前，不禁感喟生命脆弱，人生无常。

先说一位我很敬重的同学。他是我们当年在南京读书的工农兵学员毕业后留校的学生之一，后来母校并入他校后，他凭论文和优异的教学成果晋升为教授，在教学岗位干得风生水起，硕果累累。

在入学40年时，我们重回母校办同学会，那位同学和其他在南京的老同学们热情周到地接待了我们，那位同学还专门请其所带的研究生帮着办理签到、打印通讯录等。在同学会数天的时间里，大家觥筹交错，畅叙友情，每次都闹到很晚，但那位同学再晚也都赶回江宁校区的家中，第二天清早又早早地

赶到我们所住母校的宾馆。周到的服务、热诚的礼数，给老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想不到那次同学会之后没几年，某天同学群突然传来消息，说那位同学因病“走了”。闻此噩耗，大家真的不敢相信，几年前还那么健康、壮实，可这就是人生残酷的现实。

再说一位我们虽未谋面，却交流多多、相谈甚欢的女知青。几年前，上海市知青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和安徽省档案馆拟联合出版一本《知青老照片——上海知青在安徽》的大型影集，建了个百多人的“安徽老照片”群。在群里，我发现有位与我下乡地为阜阳专区的女知青十分活跃，特别有礼数，对群友所发的内容总是点赞加点评，且文笔也很好；对群友在群里发出的诸如找同学、询问某个事项等求助，她总是想方设法地给予帮助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她在阜阳当地多年，十多年前，又随从部队转业的女知青回到上海经商，经济状况较好，每年都会召集当年同甘共苦的知青聚会、聚餐，费用由她全包。

某次她看到我在某报上刊出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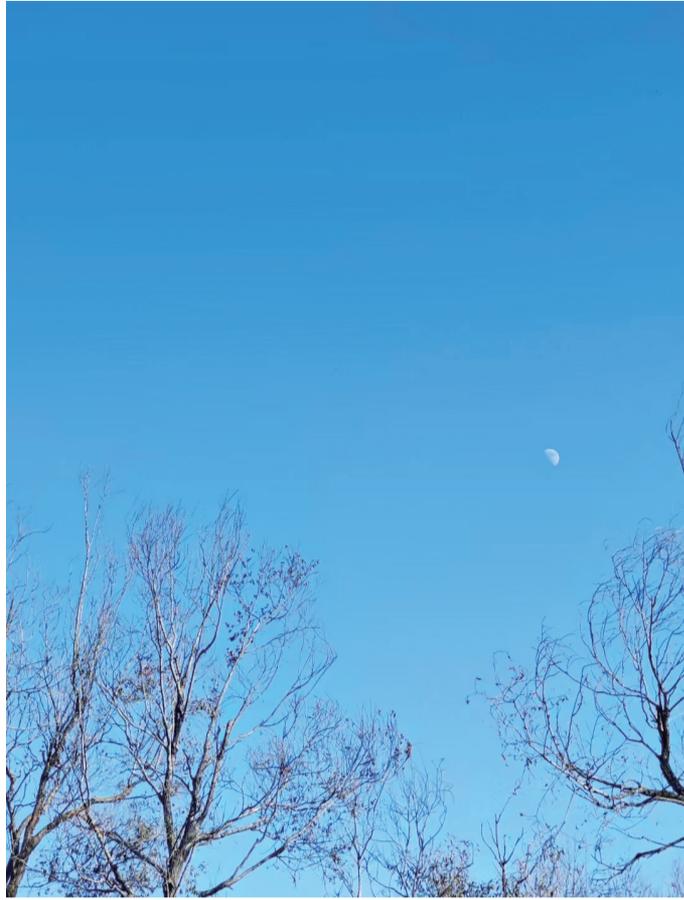
小文，很快就给予鼓励，并告诉我，她正受下乡地档案馆之邀，在写当年在阜阳务农的史料，已写了不少了，问我是否有兴趣参与写作。我因为当时手头较忙，没有及时答应，真有些辜负了她的美意。

她十分热爱生活，很文艺。前几年的国庆节，她还组织小姐妹们穿上鲜艳的裙装，在地铁四号线浦东大道站厅唱《我和我的祖国》，进行“快闪”演出。那天她穿的是红裙子，唱得十分动听，舞姿也很美。

遗憾的是，过后不久，群里就传来了她罹患恶疾的消息。住院期间，她总念念不忘“安徽知青老照片群”，惦念着影集的编辑、出版进度。尤其让人感动的是，弥留之际，她已无法在手机上打字，仍然撑着虚弱的病体，用含糊不清的语音表达对大家的不舍和告别。

后来影集出版了，当我从影集上看到她1972年5月1日穿着纺织女工工装、满脸微笑地在布机车间的留影，颇感酸楚，多好的人，画中人再无法看到自己的影像了……

信笔至此，冬夜窗外凛冽的寒风不停地吹打着落地窗，发出瑟瑟声响，悲从中来，感慨万千，人生苦短，人与人总是要“离别”的，但以如此方式，突然“离别”，真有万般不舍和悲伤。



静谧云南 ■ 缘何

意犹未尽

儿时种豆

■ 吴毓文
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我家从上只角搬入了市郊一幢日式洋房，前院有一方菜园，邻家宁波阿姆分给了我们三垄地，我和姐很小约八九岁时，就跟着宁波阿姆学种各色蔬菜。

早春，当树林里传来布谷鸟“咕咕咕，咕咕咕”欢快鸣叫时，我们就开始在菜园里忙碌开了。荒芜的菜园像一幅空白图纸，任我们姐俩在上面肆意“涂鸦”，我俩像扮家家一样在上面摆弄出各种花样，渐渐地轮番种上各色蔬菜瓜果。

姐姐体格健壮力气大，她先在坚硬的泥土上，学着用铁揪或铁耙子一拔一拔地松土犁细，像模像样，然后我栽种上鸡毛菜、青椒、茄子、玉米、黄瓜、包菜、芹菜。餐桌上有了鲜润润的各色四季时蔬，全家人吃得美味又健康。

每年，我们还不忘记种上毛豆，挑上阳光充足又肥沃的大块田地，在犁细泥块后挖个小穴放入四五个豆子。隔二差五，我们就来看看是否冒出嫩苗，等出土的嫩芽有二瓣四瓣叶片时，我们就会在豆苗根部挖地老虎，地老虎是地下最猖狂的庄稼害虫，最喜欢吃这些嫩茎小苗，玉米苗土豆苗辣椒秧苗等都是地老虎爱蚕食的幼苗。

清晨，洗漱完毕，我就拿了把小刀一个小碟，去菜园里挖地老虎，常常一挖一个准，尤其在断了茎的豆苗根下，一条条地老虎被挖出。它们面目狰狞，一身老虎斑花纹，肥嘟嘟的躯体，非常可恶，不一会儿儿我的小碟里就有好几条地老虎。我把捉到的地老虎拿去喂鸡，这是鸡仔美美一餐的高蛋白营养食物。

之后，我们要给毛豆疏苗，看到被虫子咬断的要补上豆秧，看到稠密的豆苗要拔掉些，让它们匀衡生长。隔段时日，我和姐要去田头浇水，矮个微胖的姐走前头，瘦高个的

我走后头，一根长扁担挑起中间一个大水桶，姐为减轻我的负担，总把水桶往她前面靠，我们深一脚浅一脚走向田埂，放下担子，姐拿起长水勺，一勺一勺地泼向豆子地，给豆子浇水。如果见有杂草滋长，我们还要拿起锄头铲尽，以让豆苗充分吸收营养。

数月后，眼瞅着茂盛的豆荚杆上结出的豆荚，日益饱满起来。每每放学回家放下书包，准备做饭时，就要先走进菜园，切棵包菜或花菜，再拔几株毛豆秸回家。在家门口的大晒台上，放下毛豆荚，抓住一颗颗毛豆荚后，直接剥开豆荚。剥出的毛豆色泽嫩绿，青翠可爱，圆润如珠，是我们喜爱的蔬食，也是烹调的上好食材。

毛豆表现得颇有君子风度，荤素搭配皆可，既可当主角又可当配角，我们家常吃的是辣椒炒毛豆、丝瓜炒毛豆、咸菜炒毛豆、冬瓜毛豆汤、鸡毛菜蛋花毛豆汤，还可连着豆荚煮着吃盐煮毛豆。

剥出毛豆剩下的秸杆，就把它们摊开在阳台上晒干，枯干的毛豆秸梗正好当我们小土灶的柴火，真是物尽其用，从上到下皆成宝。

毛豆还有个种植诀窍，就是这块土壤今年种过毛豆，来年就得换个地方栽种，因毛豆要有充沛的有机氮磷钾营养土壤，种过了豆子这块地会完全瘦瘠，就得换地方，所以种豆子得年年轮换着地方种植，不然豆子长不好，这都是从宁波阿姆处学的。

那段时间，小小的姐俩，稚童少年便在这小菜园里摸爬滚打，虽占去很多玩乐时光，但渐渐地成了勤奋能干的小小庄稼手。回想我们姐俩种的毛豆的勤力景象，让我想起陶渊明一首诗句：“种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。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。道狭草木长，夕露沾我衣……”生命力旺盛的毛豆，葳蕤在田野间，它生机勃勃，我心中喜悦。

文苑投稿邮箱：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

诗抒胸臆

渝城南山晚眺

■ 冯如

八面风来灵气聚，
挂岩鹏殿将飞去。
三江槛外写心踪，
千厦云间环此暮。
太上岂忘怀土情，
下愚犹诵归田赋。
骎骎车疾直催行，
南麓回看苍碧注。

春咏

■ 王养洁

一、忆江南
倚窗前，遥望翠碧园。昨日暖阳众鸟喧，今朝寒风梅花艳。初春孩儿脸。

二、忆江南
何处行，请问众行人。抬头细雨笑纷纷，春花绽放杏花村。携手去一程。

三、调笑令
知否，知否，翠色已染杨柳。旌旗飘扬扬州，青春洒满田头。田头，田头，大田奔腾铁牛。

旅游日记

酥油茶迎新

■ 王智琦文

深秋来到甘南拉卜楞寺，眼看着环绕整个寺院外围、绵延近4公里长的转经筒长廊，我等老年游客只能望而兴叹，心下默念六字真经，算是一种虔诚之心吧，但总有一种交臂错过的遗憾。

等寺院僧侣打开锁着的酥油茶大殿后，顿觉心生欢喜，只见满室生辉，各种花卉鸟兽争奇斗艳，仿佛春光乍现，真不枉到此一游。

早就听说过酥油茶，却从未亲自见。酥油茶与唐卡、壁画并列为藏传佛教的“三绝”艺术珍宝。据说公元641年汉藏和亲，文成公主进藏与松赞干布成婚，带去的佛像需要每天鲜花供奉，而青藏高原正处冬季，难觅鲜花一朵。情急之中，心灵手巧的藏族儿女就用酥油做成鲜花供奉，酥油茶一直流传至今。

酥油茶，顾名思义就是酥油制作而成的花朵，酥油从牛奶中提炼而成，据说20公斤牛奶才能提炼出1斤酥油。

酥油很像细面粉，但更酥软无骨，尤其是怕热会融化，因而制作酥

油茶必须在凛冽寒冬，且制作者的手温越低越好，只能不断地在冰水里浸泡后，才能凭着娴熟的手感和精湛的技艺，创作出各种酥油茶艺术品。

酥油茶的制作工序很是繁复，扎骨架、做胚胎、敷塑，最终装盘呈现。酥油茶艺术品表现题材当然不仅限于鲜花，更多的是表现佛祖神仙、菩萨金刚、飞禽走兽、山峦丘壑、花卉盆景等，尺寸大的可有一二米，小的则只有数十毫米，均以写实手法为主，所塑艺术品纤毫毕现，尤其是花卉鸟兽栩栩如生，其中蕴含着许多故事与传说。

我流连忘返地在酥油茶大殿停留，抑制不住地惊叹这些巧夺天工的酥油茶。实在无法想象，细腻洁白的酥油，如何能被巧手幻化成一朵朵盛开的鲜花精灵。这些五彩斑斓的各色花卉，既是最虔诚的供奉，也是对现世生活最美好的企盼。

难怪酥油茶的制作都会安排在藏历新年前，新年意味着崭新的开始，酥油茶开在人世间，更开在祈盼新年的人们内心深处。

梦幻的酥油茶艺术品，给我甘南之行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。